

论明清时期安徽淮河流域蚕丝业的推广与变迁*

张崇旺

(安徽大学政治学系,安徽合肥 230039)

摘要: 该文对明清时期安徽淮域蚕丝业的变迁、官府对蚕丝业的推广及其效果、发展的障碍性因素等问题进行探讨,以期对促进中部崛起战略和振兴皖北经济战略的实施有所裨益和启示。

关键词: 明清时期;安徽;淮河流域;蚕丝业;农业推广

中图分类号: F1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404(2010)41-0028-06

蚕丝业历来是立国至本,民生之计。远古以来,安徽淮河流域(主要包括现今的阜阳、亳州、宿州、淮北、淮南、蚌埠6市,以及合肥所属的长丰县,六安市和所属的寿县、霍丘、霍山、金寨4县,滁州所属的明光、天长2市及凤阳、定远2县)一直是蚕丝生产的重要基地。《尚书·禹贡》记有夏禹平治洪水后,将全国分为九个州(冀、兖、青、徐、豫、扬、荆、雍、梁),平整土地,种桑养蚕,其中提到的六个出蚕丝的州,就包括现今皖北地域在内的徐州。汉唐北宋,安徽淮域的蚕丝业十分兴盛。宿县褚兰画像石中的纺织图,就以梯形画面表现了汉代纺织丝织品的缫丝、纺纱、织布的三大过程。^[1]据《新唐书·地理志》载,唐代颍州、寿州、濠州出纆,亳州、宿州产绢,泗州、颍州、濠州的绵以及寿州的丝也很著名。北宋的淮南“土壤膏沃,有茶、盐、丝、帛之利”,^[2]“平时一路上供内藏绸绢九十余万”。^[3]亳州绉纱更是“举之若无,裁以为衣,真若烟雾”,工艺相当精巧。^[4]此后,历经宋金、宋元之战,人口大量南迁,安徽淮域的蚕丝业开始一蹶不振。

不过,历史并不是直线发展的。在明清时期,安徽淮域的蚕丝业并不曾一路跌落,中间也有明代前期和清代后期两次较大规模的蚕丝业推广和发展。关于明清安徽淮域蚕丝业的推广与变迁,学术界曾做了一些研究,但也存有两点不足:一是在研究安徽蚕丝历史时,突出了皖南、皖中,而对皖北蚕丝业只是稍作提及,显然无法彰显皖北蚕丝业在整个安

徽乃至中国的重要地位;二是仅有的安徽淮域蚕丝业研究成果多属于通史式的勾勒,缺乏深入的历史分析。鉴于此,笔者拟对明清时期安徽淮域蚕丝业的变迁、官府对蚕丝业的推广及其效果、发展的障碍性因素等问题进行探讨,以期对当今国家促进中部崛起战略和安徽省省委省政府振兴皖北经济战略的实施有所裨益和启示。

1 明代前期安徽淮河流域蚕丝业的推广

耕织结合是传统农业社会的重要特征,农人安于田亩,耕不误时;妇女不习游惰,勤于纺织,是历代王朝治国的重要目标。因此,每当王朝更替,新兴王朝为了恢复被战争破坏的社会经济,多实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劝课农桑的政策。明代以前,安徽淮域就已经有多次小规模蚕丝业推广。如汉末战乱后的曹魏官府在安徽淮域推广植桑养蚕,要求屯田客“专以农桑为业”,^[5]而郡县官吏对农民则“课使耕桑”;^[6]宋金对峙时期,南宋政权也曾于绍兴七年(1137)正月七日诏淮甸守令,对复业民户“安辑抚养,躬劝农桑”,^[7]乾道元年(1165)正月二十日“诏两淮民户并已复业,宜先劝课农桑”。^[8]但这种农桑推广政策在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中,难以奏效。

元末,安徽淮域灾荒频仍,群雄并争,蚕丝业再次遭受重创。明王朝建立后,统治者为了恢复社会经济以裕国课,以及重构被元末战乱所打破的耕桑结合的社会秩序,在安徽淮域积极推广和发展蚕丝业,其主要措施有三:

其一,将推广蚕丝业纳入地方官考成目标。明初官府规定,劝课农桑和兴学、修水利并列,成为地方官临民治民的三大职责。“洪武正元之初,遣官于天下郡县,教民栽桑劝农,务底于成”。^[9]洪武五

收稿日期:2010-09-18

作者简介:张崇旺,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明清社会经济史、区域社会经济史等方面的研究。E-mail:zhangcw110@yahoo.com.cn

* 基金项目:2007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项目批准号:07BZS036);安徽大学人才队伍建设项目。

年(1372),明太祖敕有司“以农桑考课”。洪武八年,又“敕有司不以农桑、学校报者,以违制论。民有不奉天时,负地利者,依律究治”。^[10]因此在地方志中,常见明初任职安徽淮域的地方官在劝课农桑方面是克尽职守,不敢稍有懈怠。如宣德年间,泗州知州石佩,“勤劝课,兴孝友”。^[11]

其二,对植桑数量和规模做出了详细的规定。早在1365年,朱元璋就下令:凡农民有田5亩至10亩者,栽桑半亩,“十亩以上者,倍之。其田多者,率以是为差。有司亲临督劝惰,不如令者有罚。不种桑使出绢一匹”。^[12]洪武二十五年,还诏令:凤阳、滁州、庐州等处居民每户应种桑200株。^[13]洪武二十七年正月又谕令工部行文,“教天下百姓务要多栽桑、枣,每一里种二亩,每一百户内共出人力挑运柴草,以之烧地,耕过再烧。耕烧三遍下种,待秧高三尺,然后分栽,每五尺润一垄”,^[14]“每一户初年二百株,次年四百株,三年六百株。栽植过数目,造册回奏。违者全家发遣充军”。^[10]

其三,实行奖励性农桑丝绢政策。为鼓励农民发展蚕业,明统治者在赋税征收方面予以优惠。起初规定:“栽桑以四年起科”,^[15]至洪武二十六年,则规定以后栽种的桑“俱不起科”。^[16]

明初官府所采取的强制性和鼓励性相结合的蚕丝业推广政策,使得安徽淮域的蚕丝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如明代万历年间,亳州民间有“家有十颗桑,养蚕不着慌”之说。享誉海内外的亳州万寿绸,据考证也创始于万历年间,原名“一筋绸”,蓝白宽道,经纬相间,呈现蓝、白与浅蓝三色鲜明的方格图案,可作衣料,也可作被面使用。^[17]此外,还可从明王朝向安徽淮域征课的桑株数量情况,了解到当时安徽淮域蚕丝业发达的盛况,参见表1和表2。

表1 明中前期安徽淮域各州县征课的官民桑株数一览表

府、州、县	官民桑株数	资料来源
凤阳府	643057	成化《中都志》卷一,《贡赋》
蒙城县	36913	万历《蒙城县志》卷三,《食货志·田赋》
宿州	185957	弘治《直隶凤阳府宿州志》卷上,《贡税》
寿州	49026	嘉靖《寿州志》卷四,《食货纪·田税》

定远	166000	嘉靖《定远县志》卷三,《田赋》
天长	8475	嘉靖《皇明天长志》卷三,《人事志·田粮》
合计	1089428	

表2 明中前期凤阳府军屯所植桑枣数量表

卫所名称	桑枣株数	资料来源
凤阳皇陵卫	511400	
留守左卫	163040	
留守中卫	169200	
凤阳卫	109600	
凤阳中卫	153600	成化《中都志》卷三,《屯田》
凤阳右卫	101400	
怀远卫	160800	
长淮卫	101400	
洪塘湖屯田千户所	123520	
寿州卫	995125	嘉靖《寿州志》卷四,《食货纪·田税》
合计	2589085	

2 明代中后期至清中期安徽淮河流域蚕丝业的衰落

明初统治者在安徽淮域推广蚕丝业所形成的发展势头并没有一直持续下去,到明代中后期,安徽淮域蚕丝业开始出现严重的衰颓局面。如在宿州及其所属灵璧县一带已是“妇女不事蚕织”。^[18]凤阳县亦是“民不种桑,不畜蚕”。^[19]在泗州,明初曾辟有大桑园,以为种桑之榜样。至明中期,则是“土瘠民惰,不知农桑”的景象。正德十四年(1519),汪应轸出任泗州知州时,不得不又费大力气“劝之耕,买桑植之。募江南女工,教以蚕缫织作”。^[20]万历年间,不仅明初作为榜样的大桑园已成废墟,就连汪应轸买来的桑株也被斩伐殆尽。此时的泗州之人,竟已不知植桑,其所课丝绢,或折绢征银,或“全由大众输值鬻买充数”,^{[21][22]}蚕桑业呈现一片凋零之状。

明代中后期,皖北这种“妇女不事蚕织”的状况恰与皖南妇女“一意蚕织”^[23]景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明初统治者推广

蚕丝业的努力至明中后期会在皖北、皖南形成不同的发展结果呢?细究之,除了明末农民战争、明清之战对安徽淮域蚕丝业造成破坏以外,还有以下三个主要原因:

一是明中后期至清中期遭遇气候变迁史上的特殊时期,各种天象、气象和地象发生了剧烈变化,气候急剧变冷,灾害群发。据学者研究,大约在十六至十九世纪之间,地球上广大地区出现了寒冷气候,人们称为小冰河期,^[24]又称为“明清宇宙期”、“地震第三活动期”。^[25]竺可桢首先证明,这段时期内中国也出现了寒冷的气候。^[26]检阅明清地方志,安徽淮域此期也进入了灾害多发期,蝗旱相继,旱涝同年,比比皆是。^[27]低温冰雪灾害更为严重,如成化六年(1470)九月二十五日,霍邱县大雪“至次年二年终始霁。道路不通,村落不辨,河水坚结,鸟兽飞绝”。^[28]弘治五年(1492)秋九月十三日,六安大雪至六年三月二十七日止,“深丈余,中有如血者五寸,山畜枕藉而死”。^[29]弘治六年九月至次年正月,天长大雨雪;^[30]霍邱此年也是大雪三月。^[28]泰昌元年(1620)冬,霍山大雪,四月乃止,积与簷平。^[31]安徽淮域地处南北过渡带,农作物丰富多样,但对气候的变化也很敏感。水、旱、蝗灾频仍,使整个安徽淮域农村经济屡遭摧残,蚕丝业也间接受到冲击。气候变冷以及多发的低温冰雪灾害,则直接对淮北的桑树种植以及养蚕事业带来毁灭性的打击。

二是江南蚕丝业的发达对安徽淮域蚕丝业形成了市场挤压。明中叶以来,江南蚕丝业生产的商品化程度大大提高,无论是从原料供应、纺织工艺,还是到市场销售网络,都形成了强劲的集合各种蚕丝资源的能力。而此时的安徽淮域在上述气候变冷的条件下,植桑养蚕已经十分困难,仅有的本地蚕丝市场也被发达的江南蚕丝业所吸纳。如原本蚕丝业很兴盛的泗州,至明中后期已是“纱罗绽丝绸绢丝线则来自两浙”。^[21]

三是明清植棉和棉纺织业的兴起加快了安徽淮域蚕丝业的衰落。明代以前,中国传统的衣服用料是丝绸和葛麻,分别为上流社会和下层平民所使用。宋元以来特别是明初以来推广的植棉业,因具有产量高、纺织易、成本低、保暖性能好、结实耐穿等优点,而且印染缝制也简便易行,非其它纤维品所能及,“比之桑蚕,无采养之劳,有必收之效;埒之泉苧,免绩缉之工,得御寒之益,可谓不麻而布,不茧而

絮,……此最省便”,^[32]因而得到了比桑麻更快的发展,在明朝中后期趋于兴盛,以致于“遍布于天下,地无南北皆宜之,人无贫富皆赖之”。^[33]李时珍还记述了安徽淮域种植木棉的情况,曰:“江南淮北所种木棉,四月下种,茎弱如蔓,高者四五尺,叶有三尖如枫叶,入秋开花,黄色如葵花而小,亦有红紫者,结实大如桃,中有白绵,绵中有子,大如梧子,亦有紫绵者,八月采椽,谓之棉花”。^[34]植棉的推广虽然并不必然对安徽淮域传统蚕丝业造成排他性的冲击,但对经济作物种植一直不那么兴盛、农业种植结构单一的安徽淮域农村经济来说,无疑会加剧当地蚕丝业的衰退。

3 清代后期安徽淮河流域蚕丝业的改良

迄清康熙年间,明中期以来安徽淮域蚕丝业的衰颓势头才逐渐得到抑制,并有所恢复和发展。颍州府属阜阳、颍上、霍邱、蒙城、太和5县和亳州,凤阳府属凤阳、怀远2县及寿州,泗州直隶州所属天长、盱眙、五河3县,皆产蚕丝。^[35]乾隆时颍州府各县“土人用织为绢”,^[36]说明当地蚕丝业已开始恢复。道光时,凤阳府怀远县临淮乡、泗州都已开始出绢,亳州已开始出绸,并且较为有名,^[37]说明安徽淮域的蚕丝业无论在深度上和广度上都有所发展。但不久就遭遇平定太平天国和镇压捻军起义的战争,原本就不很发达的蚕丝生产又受到很大的破坏。

战争过后,清政府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抚辑流亡,恢复生产,但一时元气很难复苏。清政府认为发展蚕业可以增加赋税收入,为此一再命令地方官“敦劝农桑”,即督促农民加强农业生产,提倡蚕桑。许多地方官也认为发展蚕丝业是改良地方经济的一个重要途径,于是提倡蚕桑成为当时一项很热门的活动。光绪三十二年(1906),安徽巡抚诚勋就认为皖省“若能各因其物候所著,土性所宜,开辟蚕桑、畜牧、种植之利,参与新法,则利益不可胜算”。^[38]江苏吴江人任兰生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即在皖北做官,他在皖北提倡蚕桑也出于此种目的。他在《蚕桑摘要》序言中说:“不佞从事皖北十有余年,发捻之乱,弥望萧然荡平之后,亦即开垦田亩,各锄耕作,而历年已久,民气卒难元复”,为此他在皖北着力推广蚕桑事业。在此大背景下,安徽淮域的蚕丝业再次得到了官府的重视,其改良与推广的举措如下:

第一,官方购买优良的湖桑,散发给农民,并招

募浙江湖州人以教农民植桑饲蚕技术。如光绪四年,任兰生署凤颖六泗道时,“购发桑秧”,“募浙湖人教民育蚕缫丝,开衣食之源”。^[39]光绪三十一年修《霍山县志》云:“近年官给桑种”,“有领秧栽植者”。^[40]

第二,创设蚕桑机关,使之成为官府在农村推广和指导蚕丝业的示范试验场。光绪四年,任兰生在寿州创办课桑局。光绪三十一年至三十三年,霍山设蚕桑讲习所。光绪三十二年,安徽巡抚诚勋在安庆、芜湖、凤阳各设蚕桑试验场,以示对蚕桑事业的提倡。至光绪三十三年,隶属安徽劝业道署的有关蚕桑的会、局、所、场、公司多达32个。^[38]光绪三十四年,安徽劝业道在凤阳县森泉寺(后改名为观音庵)成立了安徽柞蚕传习所,先后由安徽劝业道商务科员刘宏逵、凤阳县丞谭启桂任所长。该所招收中级、初级两班学员,设有柞蚕制种、放养、缫丝、织绸和练染场、厂。宣统元年(1909)至二年,成功培育出柞蚕。清末还在五河县创设安徽省立第三蚕桑模范场,“徒以经费困难,收效甚鲜!”^[41]

第三,编写刊刻蚕桑读物,向农民广泛宣传植桑养蚕、抽茧缫丝知识。如任兰生在寿州刊发《蚕桑摘要》。山东宁海人王元埏在凤阳做官时,了解柞蚕的经济价值,见凤阳山区柞树很多,于光绪二十八年亲自编写《野蚕录》一书介绍柞蚕。宣统二年,徐澜根据安徽劝业道署刘宏逵前往河南鲁山等地的调查汇报,编成了《柞蚕简法补遗》,并于当年刊行分发各州县。书中提出:安徽与河南山水相依,环境相似,应以所得鲁山诸法,为皖传习之要素。同年,安徽劝业道署刊行了《安徽柞蚕传习所试育柞蚕第一次报告书》,主要介绍了该所筹建情况以及试育柞蚕的过程和技术,包括原始、设所、选场、烘蛾、烘蚁、下河、眠起、收茧、缫丝、丝质、秋蚕、推广12个项目。此后,安徽劝业道署还编写了《安徽劝办柞蚕案》分发省内各州县。另外,清末安徽官方还为提倡养蚕和普及蚕桑技术而编印了《蚕桑浅说》,此乃通俗小册子,分上下两篇,上篇为栽桑,包括采种、播种、苗的辨别、接桑、移栽、剪枝、耕地、上肥、除害九目;下篇为养蚕,包括蚕室、蚕具、选种、催青、收蚁、喂蚕、切桑、除沙及扩座、分匾、眠起、蚕室调理、上簇收茧、制种等14目。书后附根据调查写成的《改良青阳蚕桑法》,目的是供其他各县仿效,推而广之。

第四,创办蚕桑学校,推广蚕桑教育,培养蚕丝

技术人才。皖北蚕桑学堂教育的兴办,在清末整个安徽来说都是比较早的。据《皖政辑要》载,“皖省今日不特高等农业未有端倪,即中等农业亦不多见。其已经成立者,仅太和、阜阳两县,而实业又止蚕桑一科”。光绪三十三年正月,忠勇营徐诚修等在太和县城北关外兵营旧址创办了蚕桑学堂。初收学生47名,“常经费以书麦捐款充之”。^[42]除开设文化课外,还开设蚕桑栽培、蚕生理、蚕护养等专业课。学校种有湖桑数亩,并有显微镜、温度计等仪器设备。^[43]阜阳蚕桑学堂则由知县刘昌彝创办于光绪三十四年正月,“常经费于烟酒税项下拨支”,招收学生23名。^[42]

经过地方官对蚕丝业的大力提倡,以及引进湖桑、兴办蚕桑机关、刊发蚕桑读物、创办蚕桑教育等措施的逐步实施,至同治、光绪年间,安徽淮域蚕丝业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植桑养蚕的县域继续扩大,如原先本不养蚕的五河县农民开始饲蚕作茧,^[44]颍上、蒙城县已有丝织品的出产。^[45]凤阳府一带山丘,放养柞蚕的数量更是相当可观。据日人调查,放养柞蚕的有1500余户,产茧167000斤,售价2万多元。^[47]

清代后期官府在安徽淮域积极推进蚕丝改良,固然多少推动了各地蚕业的发展,但效果并不很理想。这不仅仅是说蚕丝业范围仅局限于上述少数几个州县,而偌大一个“自古号称蚕富,丝泉利冠诸郡,凤绢寿绸,致泽可喜”的凤阳府在光绪年间依然是“山川童然,事杼柚者寥,畴昔桑田阡陌,杳不复办”。^[48]还在于那些出产丝及丝织品的州县,种桑养蚕的人也不多,如霍邱县,“地亦产桑,饲蚕者少”。^[49]其所出蚕丝的质量也较差,如亳州的丝,“较之湖丝稍粗”;^[50]五河县“本地所产皆山桑与柘,惜无湖桑以广利源”;^[44]霍山植桑“仍未得移接之法。故乡中养蚕之家十无二三,且仅妇女任之,男子不屑也。所出之丝,运往汉口、金陵等处,以作线甚美,不堪为绮罗,盖饲蚕缫丝之法未精也”。^[40]可以说,相对于同时期的江南地区而言,安徽淮域蚕丝业的发展水平还是很低的。

4 结语

明清时期安徽淮域的蚕丝业,经历了明中前期的恢复和发展,到明中后期至清中期的全面衰落,再到清后期的逐步回升的变迁过程。在明代前期和清

代后期,安徽淮域蚕丝业皆有一个较长时段的发展,这要归功于当时官府对蚕丝业的热心推广。这两次蚕丝业的推广,除了有着为迅速恢复被战争破坏的农村社会经济、推广的主体主要是官府、皆产生一定积极效果的共同点以外,也存在着一些显著差异。明代前期的蚕丝业推广发生在传统社会,是历代王朝劝课农桑政策的接续,而清代后期的蚕丝业推广是发生在外来资本主义入侵以及民族资本主义逐渐发展以后,属于现代意义上的农业科技推广。以推广的内容而言,前者重在制度安排,以强制性政策推广为主、辅助于鼓励性的绢赋政策;而后者则重在引进湖桑优良品种、举办蚕桑试验场、普及蚕桑知识、发展近代蚕桑教育,属于援助型和示范型推广,较少有政策强制推广的意义。就推广的结果看,前者因以政策强制推广为主,往往因政策的不延续或者地方官易人而难以产生持续的积极效果;后者因主要从农民的蚕桑教育科技入手,所以对民国以后安徽淮域蚕丝业的改良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意义。

回溯明清时期安徽淮域的蚕丝业发展进程可以知道,推动安徽淮域蚕丝业发生曲折变迁的主要因素,包括了自然和社会两个方面。从自然方面来看,十六至十九世纪的小冰河期所造成的气候变冷以及频发的水、旱、蝗、低温冰雪灾害,对安徽淮域蚕丝业在明代中期以后走向衰落,产生了至为重要的影响。从社会方面来说,明代前期和清代后期安徽淮域蚕丝业的两次较大发展,主要还是源于官府政策的引导和推动;明代中期以来,江南蚕丝业的发展、棉业发展的兴盛以及全国区域市场的分工与联系的加强,是明代中后期至清代中期安徽淮域蚕丝业衰败的诱因;镇压太平天国、捻军起义的战争既是造成清代后期安徽淮域蚕丝业发展缓慢的原因,又是推动当地蚕丝业进行近代改良与推广的条件。

若结合历史上经济重心南移这一经济现象来观照明清时期安徽淮域蚕丝业的推广与变迁进程,还可以发现,明清官府在安徽淮域进行不懈的蚕丝业推广,实际上是宋代经济重心南移完成以来官府和民间社会恢复和重振北方经济的一种难舍情结和愿望,是中国历史上经济开发向南推进后又向北梯度转移规律的一种折射,也是明清社会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经济现象。

参考文献

- [1] 汉画像石上的纺织图释[M]. 上海:上海纺织科学研究所油印本,1980.
- [2] 宋史[M]. 卷八八:志第四一·地理四.
- [3]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M]. 卷一一九.
- [4] (宋)陆游. 老学庵笔记[M]. 卷六.
- [5] 三国志[M]. 卷一二:魏书·司马芝传.
- [6] 三国志[M]. 卷一六:魏书·郑浑传.
- [7] 宋会要辑稿·食货[M]. 一之三七.
- [8] 宋会要辑稿·食货[M]. 六三之二一二.
- [9] (天顺)安庆郡志[M]. 卷四:农桑.
- [10] 古今图书集成·经济汇编·食货典[M]. 卷二六:农桑部.
- [11] (嘉靖)南畿志[M]. 卷一〇:郡县志七·宦迹.
- [12] 明太祖实录[M]. 卷一六:乙巳六月乙卯条.
- [13] 明太祖实录[M]. 卷二二二:洪武二十五年十一月壬寅条.
- [14] (嘉靖)尉氏县志·官政类·仁政.
- [15] 明史[M]. 卷七八:食货二·赋役.
- [16] 明太祖实录[M]. 卷二四三:洪武二十八年十一月壬辰条.
- [17] 安徽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安徽省志·32·纺织工业志[M]. 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3. 107-108.
- [18] (嘉靖)宿州志[M]. 卷一:地理志·风俗.
- [19] (天启)凤阳新书[M]. 卷四:星土篇·天险.
- [20] 明史[M]. 卷二〇八:汪应轸传.
- [21] (万历)帝乡纪略[M]. 卷三:舆地志·土产.
- [22] (万历)帝乡纪略[M]. 卷五:政治志·风俗.
- [23] (嘉靖)建平县志[M]. 卷一:舆地志·风俗.
- [24] 王邵武,王日昇. 中国的小冰河期[J]. 科学通报, 1990,(10).
- [25] 徐道一,李树菁,高建国. 明清宇宙期[J]. 大自然探索,1984,(4).
- [26] 竺可桢. 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J]. 考古学报,1972,(1).
- [27] 张崇旺. 明清时期江淮地区的自然灾害与社会经济[M].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
- [28] (同治)霍邱县志[M]. 卷一五:艺文志六.
- [29] (万历)重修六安州志[M]. 卷八:妖祥.
- [30] (嘉庆)备修天长县志稿[M]. 卷九:灾异.
- [31] (光绪)霍山县志[M]. 卷一五:祥异.
- [32] (元)王桢. 农书[M]. 农器图谱集之十九·木棉序.
- [33] (明)徐光启. 农政全书[M]. 卷三五:木棉.
- [34] (明)李时珍. 本草纲目[M]. 卷三六:木棉.
- [35] 郑昌淦. 明清农村商品经济[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272.
- [36] (乾隆)江南通志[M]. 卷八六:食货志·物产.
- [37] (道光)安徽通志[M]. 卷六四:食货志·物产.

- [38] 安徽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安徽省志·19·农业志[M]. 北京:方志出版社,1998. 160.
- [39] (光绪)凤阳府志[M]. 卷一七:宦绩传.
- [40] (光绪)霍山县志[M]. 卷二:地理下·物产.
- [41] 陈汝芬. 拟具推广安徽蚕业计划[J]. 安徽建设,1922,(22).
- [42] (清)冯煦主修,(清)陈师礼总纂. 皖政辑要[M]. 卷五三:学科·实业·农业学堂. 合肥:黄山书社,2005. 540.
- [43] 张保廉. 解放前我县中等学校简介[J]. 太和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细阳春秋(第3辑)[C],1986.
- [44] (光绪)五河县志[M]. 卷一〇:食货志·物产.
- [45] (同治)颍上县志[M]. 卷三:食货.
- [46] (民国)重修蒙城县志书[M]. 卷四:食货志·物产.
- [47] 苏伦安. 安徽过去的蚕业[J]. 中国农史,1984,(1).
- [48] (光绪)凤阳府志[M]. 卷一二:食货志·物产.
- [49] (同治)霍丘县志[M]. 卷三:食货志·物产.
- [50] (光绪)亳州志[M]. 卷六:食货志·物产.

Spread and Evolution of Silk Industry in the Region under the Jurisdiction of Anhui Province along Huai River during Ming and Qing Dynasty

Zhang Chongwang

(Department of Politics, Anhui University, Hefei, Anhui Province 230039, China)

Abstract: Having reviewed the development and decline history of silk industry in the region under the jurisdiction of Anhui Province along Huai River during Ming and Qing dynasty, the author analyzes the causation and law which decided the unique developmental pattern and phenomenon of silk industry in this region.

Key words: period of Ming and Qing dynasty; Anhui province; region along Huai River; silk industry